

中国社会科学院 A 类重大科研项目
“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研究”成果

张振兴 熊正辉 林立芳 主编

旧时正话研究

◎陈云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A 类重大科研项目

“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研究”成果

张振兴 熊正辉 林立芳 主编

旧时正话研究

◎陈云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时正话研究/陈云龙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7
(中国濒危语言和方言研究)

ISBN 7-5004-5559-3

I. 旧… II. 陈… III. 闽语—方言研究—电白县 IV. H1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3403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桃园兴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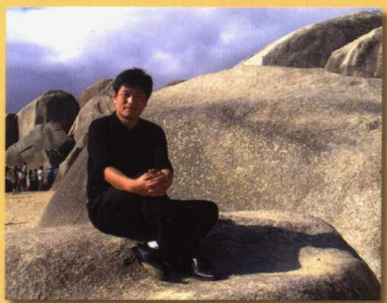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陈云龙简介

陈云龙，男，1961年生，文学硕士。中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广东中国语言学会会员。1989年考取江西大学汉语史方向研究生，主攻汉语音韵学。1992年起在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教。2002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方言室进修汉语方言学，师从张振兴研究员。现主要从事电白旧时正话及粤西闽、客、粤等方言的调查研究。先后在《方言》、《语言研究》、《语文研究》、《古汉语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要有《广东电白旧时正话》、《广东电白观珠客家话止摄精组字的读音》、《从“旧时正话”看明代官话》等。出版论著有《古汉语文字词汇概要》（主编）、《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合著）等。

本项目得到以下公司和个人的资助，谨表谢意：

韶关市永兆置业有限公司 林喜茂先生

韶关市慧泰投置有限公司 林喜发先生

韶关市华泰苑置业有限公司 姚炎华先生

《汉语濒危方言调查研究》总序

我们已经注意到，最近一百多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世界上已经有多达数百上千种的语言或方言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个趋势现在还在继续中。经语言学家们初步调查，世界上现有六千多种语言，在 21 世纪将有大部分语言或方言（有人估计大约有 70%—80%）要陆续失去它们的交际功能，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或优势方言。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沮丧又十分无奈的事情。语言或方言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它们的消失将导致人类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消亡，这是人类财富的巨大损失。因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濒危语言和方言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或方言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它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

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哲学与人文科学国际委员会（CHSH），面对语言濒危现象日益严重的局面，提出了编辑出版一本《濒危语言红皮书》的建议。同年 8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包含有关濒危语言问题的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尚未研究或尚未充分描述的濒危语言在语法、词典和教科书以及口头文学等方面进行描述”。

199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世界范围内抢救濒危语言年，呼吁各国政府机构或团体组织世界各地的语言学家开展濒危语言和方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同时把《濒危语言红皮书》的编辑和出版列为教科文组织的直接管理项目。

1995 年 11 月 18—20 日，在日本东京召开关于濒危语言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的语言学家对濒危语言和方言的定义和概念，以及有关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会议的论文随后汇编成《濒危语言研究》（*Studies in Endangered Languages*）论文集，于 1998 年在东京出版。

199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召开语言政策的国际会议，提出需要研究世界语言现状的问题，鼓励人们更加关注人类的语言财富，并且敦促有关方面从政策上采取有效措施对濒危语言方言实施保护和抢救。

1998 年 5 月 26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给各国的有关机构和语言学家发出公开信，要求提供合作，完成《世界语言报告》并使之能够定期出版。

2001 年在中国昆明召开的世界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上，美国语言学家马提索夫教授呼吁，鉴于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和方言消亡的速度加快，我们应该像关注濒危动物一样地关注濒危语言和方言。

2002年4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新闻公报,宣布将与美国《发现》频道携手,共同推动保护全球濒危语种的工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以组织活动和播放特别节目的形式,在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加强人们保护濒危语言和方言的意识。

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有语言专家、语言社区代表等参加的国际专家会议。会议提出了教科文组织保护濒危语言活动的若干具体建议,要求强化该组织作为语言多样化和语言濒危资料中心的作用。

以上事实都说明,濒危语言和方言的有关调查研究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极大重视。发达国家近年来在这个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尤其引人注目。例如,美国近年来在保护印第安人的土著语言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在一些地方恢复了英语和土著语言的双语教育;美国的语言学界对一些濒危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过《濒危语言论文集》。英国设立了濒危语言基金会,并且于1995年以后多次召开会议,就“濒危语言的保护”这一主题,就濒危语言研究、濒危语言与教育、濒危语言与媒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澳大利亚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政府重视原住民语言的调查研究,并且明确规定在全国实行多语制,支持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大力推行原住民语言与英语的双语教育;1994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西澳大学联合建立了澳大利亚濒危语言论坛,成立了濒危语言中心电子资料库。日本1994年在东京大学建立了一个国际濒危语言资料交流中心,1997年颁布了《阿伊努文化促进法》,直接推动了日本遗产语言阿伊努语的复苏。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所有这些努力,都为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工作,积累了经验。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众所周知,也有濒危语言的问题。按照我国民族语言学者的初步估计,少数民族语言中,像满语、仡佬语、畲语(畲族人所说的本民族语言,不同于畲话)、柔若语、尔苏语、赫哲语、克木语、裕固语、登语、义都语、阿依语、塔塔尔语、普标话等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汉语有濒危方言吗?

大家都知道,汉语有非常复杂的方言。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平话、客家话等10类。官话区分布范围最广,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从东边的扬州、南京,到西边的乌鲁木齐,南北东西纵横几百万平方公里,将近七亿多的人口说的都是官话。这充分体现了汉语方言的统一性。晋语主要分布于山西省,以及与内蒙古、陕西交界的一些市县旗;吴语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两省和上海市;赣语主要分布于江西省;湘语主要分布于湖南省;闽语主要分布于福建、台湾、海南,以及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和西部的雷州半岛;粤语主要分布于广东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广西东部的玉林、北海等地;客家话主要分布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以及台湾、广西、湖南等地。这几种方言使用的人口都在3000多万至7000多万人之间。平话分布范围最小,它只通行于广西桂林一带的桂北地区和南宁一带的桂南地区,使用人口只有200多万人。徽语分布的范围也不大,它只流行于安徽南部的十几个县市,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浙江的一些地方,使用人口也只有300多万人。除此之外,汉语还有一

些方言暂时不好归类,例如湘、粤、桂三省区交界的很多地方有一种暂时称作“土话”的方言,它们到底应该归入哪一种方言,方言学家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上面说到的这些汉语方言都不是濒危的方言,其中的很多方言仍然被广泛使用,例如属于吴语的上海话,属于粤语的广州话,属于闽语的厦门话等方言,正在表现出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即使使用人口相对已经很少的徽语和平话,也远没有到达濒危状态的程度。那么,汉语还有濒危的方言吗?我们知道,上面所说的 10 类方言,讲的只是大类,其实每个大类内部包含很多方言,它们相互之间的分歧还是很大的。同是闽语,福州话和厦门话不能相通;同是吴语,苏州话和温州话互相通话也有很多困难;同是湘语,长沙话和娄底话差别也非常大。所以,我国东南地区很多地方都有“十里不同俗,五里不同音”的说法。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汉语方言的分歧性。汉语方言的统一性是主要的,分歧性是次要的。根据汉语方言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对濒危语言和方言给出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当一种语言或方言已经被分化或分成若干个孤立的地区,并处于周围强势语言或方言的包围和影响之中,明显表现了生存活力的衰竭,这种语言或方言就是处于濒危状态。据此,我们可以把现在使用人口非常少,使用范围很窄,受到周围优势方言的强大影响,已经处于明显消亡之中的方言,称为濒危的或即将濒危的汉语方言。根据这个说法,大类底下的个别方言,还有某些不好归类的方言,可以叫作濒危的或即将濒危的汉语方言。下面举些例子说说。

畲话。畲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它主要分布于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广东东部的山区丘陵地带,以及江西、安徽等省区的个别地方。畲族人所说的本民族语言叫作畲语;畲族人所说的汉语方言叫作畲话。有学者认为畲话是一种超地域的,又具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例如有的地方的畲话管天气叫“天性”,管天上的虹叫“蛟龙”,管雷阵雨叫“雷公水”,管整座房子叫“寮”,管苍蝇叫“白蚊”,管腋下叫“手镬”,管背部叫“布龙骨”等。我们已经知道的畲话周围的方言,很少有这些说法的。说畲话的人口虽然还有数万之多,但它零散分布,本来就来不及形成一种内部有效一致的方言。这种方言又分别处于浙江南部吴语、福建北部闽语、广东潮汕方言的强势影响之下,目前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消失自己原有的方言特点,向周围的方言靠拢。很多原来讲畲话的人,现在已经改说当地其他的汉语方言了。

疍家话。疍家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汉族族群,大约起源于南北朝时期,至今已有很长的历史。后来泛指我国广东、广西、海南、湖南等地“浮家江滨”、“以舟为室”的那些水上人家。旧时“疍家”人被视为“愚蠢不谙文字”的贱民,备受欺凌和侮辱,连“疍家”的“疍”也被写作带虫字偏旁的“𧈧”。不过,疍家人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方言,他们所说的话,跟所在地岸上或陆上的粤语、闽语、湘语等方言大体一致,这样才方便于他们的交际需要。但是,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又使得他们所说的方言带上很多特殊的印记。例如,有的地方的疍家自称“蛟种”、“龙种”或“龙户”,把岸上或陆上的居民称为“旱民”或“地人”;有的地方的疍家管带遮棚的船叫“艇艇”,总称鱼类为“水主”。对猪、马、牛、羊等的叫名也跟岸上或陆上的居民不太一样。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上把各地疍家所说的方言统称为疍家话。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各地疍家人陆

续从水上定居岸上或陆上,现在真正还过着“以舟为室”生活的疍家人已经很少,知道疍家话、能说疍家话的人更是不多。疍家话确实处于濒危状态了。

正话。广东西南部的电白县,县境内有一种方言叫“正话”。这种方言有自身的显著特点,例如,从结构上不能区分北京话的“被”字句和“把”字句,“我把他打身死”既可以理解为“我被他打了一顿”,也可以理解为“我把他打了一顿”。电白原是明代的“神电卫”所在地,是驻军守卫的地方。正话就是当时来自各地的驻军和官员通用的一种话,据说接近明代的官话,而且使用人数达数万之众,又是当地的权威方言,故称正话,也称“旧时正”。后来,随着卫所中落,正话退出县城,逐渐散落到县城周围的偏远村庄,又因为“旧时”与白话(粤语俗称)的“狗屎”谐音,便戏称这种话为“狗屎正”。这个名称恰好反映了正话由盛而衰,受到冷落真实情况。今天,正话只在北部偏远乡村狭小范围内零散分布,知道正话、还能说这种方言的人口也仅剩六千多人。即使是这些人,他们一般都会说当地通行的黎话或海话(闽语)、白话(粤语)、哎话(客家话)等其他方言。他们外出时不说正话。在村里,正话也不是唯一的交际语言,往往是跟其他方言同时交替使用,可自由换码,进行多方言交际。所以正话已经处于严重的濒危状态。

乡话。在湖南沅陵西南以及与之相邻的溆浦、辰溪、泸溪、古丈、永顺、张家界等地的一些乡镇,分布着一种叫“乡话”的方言。“乡话”就是土话的意思。当地人把周围的湘语和西南官话叫作“客话”,又把自己的话叫作“瓦乡话”。“瓦”与“话”同音,“话”就是说、讲的意思,“瓦乡话”就是“说乡话”。乡话的形成和历史演变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方言特点非常显著。乡话很多常用字的读音,跟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方言大不一样,例如有的乡话“你”读如“列”,“耳朵”读如“娘都”,“左边”读如“居比”;词汇上也有很多特别的说法,跟常见的方言差别很大,例如有的乡话管天气叫“天色”,管平原叫“大坪”,管中午叫“半牯”,上午就叫“上半牯”,下午就叫“下半牯”,管蜻蜓叫“娇娘”等等。因为字音和词语的这些特殊性,使得调查人员在记录乡话时倍感困难。总之,乡话跟周围的湘语和西南官话,以及苗语、土家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都不能通话。但这种方言属于汉语却是没有疑问的,至于划归到哪一大类的方言,现在还在讨论之中。虽然说乡话的人数还有好几万人,而且也相对集中,但是,为了对外交际的需要,说乡话的人一般会湘语或西南官话,有的还兼通周围的苗语或土家话。近年来乡话的使用范围日渐缩小,交际功能日趋衰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说明汉语存在濒危方言的事实。当然,濒危的汉语方言远不止这几个。零散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福建等地的军话,曾经流行于海南岛儋县、昌江一带的儋州话,广西龙胜、资源境内苗族人所说的一种汉语方言伶话,零星分布于黑龙江省古驿道上的站话,还有浙江的九姓话,澳门土生葡人所说的粤语方言等,都应该被认为是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汉语方言。

语言或方言是发展和变化的。因此,在这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某些语言或方言的消亡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汉语方言发展历史的规律。但是,这些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方言跟所有其他汉语方言一样,都是我国灿烂文明的

组成部分，它们曾经承载着华夏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体现着华夏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特征，记录着汉语发展变化的事实，是非常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这些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历史资源。我们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给予有效的保护。我们应该从高度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工作的角度，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濒危汉语方言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与研究。使用录音、影像等现代科技手段，收集并记录有关濒危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资料，以及长篇语料和各种口头文学、民间文艺、民俗服饰、文献资料等等，制作濒危汉语方言的语料库和声像库，使之能够长时间的保存下去。这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工作。我们已经看到，最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新闻媒体的广泛传播，随之而来的汉语普通话的提高和普及，使得一些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汉语方言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它们的消亡已经是时间问题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希望开展濒危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并为此做了一些必要的努力。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确定“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为A类重大研究课题。张振兴研究员是这个总课题的负责人。中国濒危语言方言的调查研究成为这个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的“濒危语言”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境内的濒危少数民族语言，主要由本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的黄行研究员负责组织有关学者进行调查研究；“濒危方言”主要指的是汉语中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方言，由熊正辉、张振兴研究员负责组织有关的汉语方言学者进行调查研究。大约与此同时，时任广东韶关学院院长的林立芳教授，也对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极为关注，一有机会我们就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林立芳教授不但亲自参与韶关地区一些方言系属不明的“韶州土话”的调查研究，而且积极呼吁社会力量对这项学术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由此，本项目得到了韶关市永兆置业有限公司林喜茂先生、慧泰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林喜发先生、华泰苑置业有限公司姚炎华先生等的资助。我们将把这些资助陆续用于濒危方言的田野调查和出版补贴。借这个机会，我们对林喜茂、林喜发、姚炎华等先生的远见与慷慨表示敬佩和感谢。

汉语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濒危状态的方言列一个大致的工作时间表，组织有关学者进行细致的、深入的田野调查，并且把这些调查记录的资料整理出版，以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开始出版的濒危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就是这个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强调，调查报告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主要以记录和保存方言事实、方言资料为目的。我们虽然也为这种调查研究制定了统一的大纲，但是每一种濒危方言的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只要能把事实记录、保存下来就可以了。当然，保存方言事实和方言资料还有其他办法，例如制作音像资料，建立语料库等等，这个得根据我们的经费情况在下一步给予考虑。

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得到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更多支持。

熊正辉 张振兴 林立芳

2005年8月20日

目 录

《汉语濒危方言调查研究》总序	熊正辉 张振兴 林立芳 (1)
第一章 导 论	(1)
一 濒危汉语方言与旧时正话调查	(1)
二 电白人文历史及方言	(3)
三 旧时正话的地理分布和使用情况	(7)
四 旧时正话的来源及性质	(10)
五 音标符号	(17)
六 发音合作人	(19)
第二章 旧时正话的特点	(21)
一 语音特点	(21)
二 词汇特点	(24)
三 语法特点	(27)
第三章 旧时正话的内部差别	(32)
一 地域差别	(32)
二 新老差别	(36)
第四章 旧时正话音系	(38)
一 旧时正话的声韵调	(38)
二 旧时正话声韵调的配合关系	(40)
三 旧时正话单字音节表	(41)
第五章 电白旧时正话同音字表	(51)
一 说明	(51)
二 同音字表	(52)
三 注释	(71)

第六章 旧时正话语音与中古音的比较	(75)
一 声母的比较	(75)
二 韵母的比较	(78)
三 古今声调比较	(79)
第七章 旧时正话标音举例	(86)
一 语法例句	(86)
二 谚语	(96)
三 民间故事	(99)
第八章 旧时正话分类词汇表	(117)
一 天文	(117)
二 地理	(118)
三 时令、时间	(120)
四 农业	(122)
五 植物	(124)
六 动物	(129)
七 房舍	(133)
八 器具、用品	(134)
九 称谓	(138)
十 亲属	(139)
十一 身体	(141)
十二 疾病、医疗	(144)
十三 衣服、穿戴	(146)
十四 饮食	(148)
十五 红白大事	(151)
十六 日常生活	(154)
十七 讼事	(156)
十八 交际	(157)
十九 商业、交通	(158)
二十 文化教育	(160)
二十一 文体活动	(162)
二十二 动作	(164)
二十三 位置	(170)
二十四 代词等	(170)
二十五 形容词	(171)
二十六 副词、介词等	(173)
二十七 量词	(175)

二十八 数字等	(176)
二十九 熟语	(177)
三十 象声词	(179)
三十一 语气词	(180)
参考书目	(181)
后 记	(184)

第一章 导 论

一 濒危汉语方言与旧时正话调查

1992 年笔者研究生毕业分配来到位于雷州半岛的湛江师范学院工作,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而又令人兴奋的方言环境。在上课的时候,偶然听学生说,电白县有一种叫“狗屎正”的方言,很是好奇:为什么用“狗屎”呼之?这是一种什么方言?但是却找不到会说这种话的同学。学生告诉我,说这种话的人很少,只分布在一些山村。直到 2000 年,有一位同学叫林营,他住在讲“狗屎正”的村子附近。在他的安排下,正月广东最寒冷的几天,我来到了电白县大衙镇的华楼村委会,在村外的关公庙里,请庙祝陈广义老人作发音人,开始了对“狗屎正”的调查。询问了“狗屎正”的一般情况,按《方言调查字表》记了音,简单地记录了一些词汇。这种方言叫“旧时正”(下称“正话”),也叫“古时正”。“正”即“正音”或“标准音”,“旧时正”的含义是“古代的标准音”,也就是古代的通语或官话。因为“旧时”与白话(属粤方言)的“狗屎”谐音,这种话便被戏称为“狗屎正”。正话原是电白县城“电城”中使用的方言,因此,也叫“城话”。曾经是电白县的权威方言,后散落在北部山区的村庄,讲的人越来越少,变成弱势方言,因此受到冷落。“狗屎正”这个名称反映了受冷落的情形。

2001 年底,广东省语言学年会在湛江召开,我作为会务组成员,有幸认识了张振兴、张慧英两位先生,获准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做访问学者,跟随张振兴先生学习方言学。2002 年,我带着正话的初步调查材料,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先生非常仔细地看过材料,听了录音,没有过多批评我的粗浅,而是要求我再下到电白农村,对该方言做深入、细致、全面的进一步调查,并布置了具体的任务。这样,我又回到了电白县。

这次调查,首先是查阅县志,收集族谱,掌握正话的背景材料。然后按词汇调查表记录了词汇,粗略了解一些语法现象。先后跑了大衙、旦场、电城、麻岗、马踏等十几个镇村,摸清了正话的分布,发现了内部差异,对正话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在大衙镇的山塘、铺贝、出米地调查时,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发音人每读完一个字后都会带出[n⁵⁵]音,例如:“鸡[kɿ³³n⁵⁵]”。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n⁵⁵]是“字”的读音。后又发现“四”读[tɰ⁵⁵],出现双辅音音节。我非常好奇。第二天又专门去山塘把止摄字全部调查一遍,又发现几个读[n]和[tɰ]的精组字和生母字。如“自己”读

[n⁵⁵ki³¹]、“自私”读[n⁵⁵ʔn³³]。出米地“字”读[ʔn⁵⁵]。在马踏镇石桥村调查时,发现这一现象更突出。与山塘相比,其读[n]韵的范围更广,领字也比山塘多。另外,石桥“子字梓”读[kɿ²²],精组字读[k]。真怪!这是正话本身的现象?是周围方言的影响?还是底层语言的反映?这一个接一个的奇特现象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弄清楚其真相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

调查的最后一站是正话的发源地——电城。电城虽不大,但颇具城的规模。昔日的城墙已不复存在,只剩下零星的一些墙砖。护城河有的地方被填埋,但整体轮廓和规模仍清晰可见。这就是昔日的“神电卫”!正话就在这里形成、流通,又从这里发散出去!一位姓谢的副镇长带我去找发音人,找了几个老人,都推辞了,原因是“忘了差不多了”。经过辗转推荐,来到老年人活动中心。这里的老人较多,但也没有一个能说得完整的。最后找到86岁的李锦源老人。请他读声韵调代表字,读得比较乱,很多字都要经过回忆才能读,有些字已记不起来。老人告诉我,是在读书时学会的,早已不用了。李锦源老人的正话有两个显著特点:没有[t]声母;前鼻韵母变成后鼻韵母。这显然是受到海南话(属闽语)的影响。正话在电城已退出交际领域。

整个调查过程紧张又辛苦,但我一直处于亢奋和激动状态,一个个特征、一次次发现都让我惊讶兴奋不已。止摄字的读音如此奇怪!内部差异如此之大!我不仅感谢张先生对我的严格要求,敬佩张先生科学严谨的学术精神,更惊讶张先生的敏锐眼光:旧时正话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濒危方言!

不久,张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要把它写成一本书。我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旧时正话是濒危方言,要进行抢救性和保护性的调查研究,不能满足于目前的一般了解,还要深入挖掘,要尽可能客观、完整地记录这种方言的第一手材料,并使之得到妥善的保存。

2003—2005年,我又多次来到电白,吃、住都在发音人家里,与正话进行全方位的接触。这几次调查的重点是扩充词汇,比较全面地调查语法和记录成语、谚语、故事等长篇语料。除完成计划中的材料记录外,还根据村里的生活内容展开询问。在调查方法上,除了调查单个发音人外,还注意听村民聚集聊天,也试着用半生不熟的正话与他们交流,有的内容进行实地考察。因此收集到较多地道的说法。例如,在问及当地鸟类时,发音人有感环境的破坏,很多候鸟都不在附近停歇时,说了一个词组[mou³¹tsep⁵],即“冇集”,意为“不停”。表示鸟停歇的“集”是一个古语词,范仲淹《岳阳楼记》“沙鸥翔集”的“集”就是停歇的意思。这个古语词竟保留在本地方言中。在调查中,发现村民在交谈中,一会儿用正话,一会儿用黎话(属闽方言),来了讲白话(属粤方言)的,马上又改说白话,有时干脆你说正话我说黎话,你说黎话我说白话,反正都能听懂,都能讲。同时感到正话受到周围方言的冲击,比较多的语言成分都受到黎话、白话、哎话(当地称客家话)的影响。例如“一边……一边……”正话说“头……头……”来源于黎话的影响,不仅电白黎话这样说,徐闻黎话也这么说。又如情态动词“要”,正话说“爱”,这是白话、黎话、客家话共有的现象。正话的濒危迹象令人感到急迫。华楼大村是正话的代表点,讲正话的人最集中,所属村尾

村现在已经完全改讲白话。下一个改讲白话,或者黎话、哎话的村又是哪一个呢?正话在强势方言的冲击下还能使用多少年呢?

二 电白人文历史及方言

电白县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现隶属于茂名市。其东部与阳西县交界,东北部毗邻阳春市,北部及西北连接高州市,西部紧靠茂名市,西南部与湛江市管辖的吴川市接壤,南部濒临南海。现设有 26 个镇,共有 130 万人口。下面据 2000 年《电白县志》的资料简述电白的政区沿革和人口概况。

电白县历史悠久,唐虞时属南交地,三代时是杨州之南裔。春秋战国时期为百越地。秦朝设南海郡,电白属其西境。秦末,赵佗盘踞越地,自称南越王,电白为其辖境。三国时,地属吴国。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即吴黄武五年(226 年),吴国把交州的南海、苍梧、高凉、郁林四郡分出来,设置广州。电白隶属广州高凉郡高凉县地。南北朝时从高凉郡析置海昌郡。海昌郡辖地在今电白县树仔镇、电城镇北部。隋朝,开皇九年(589 年),合并电白、海昌二郡置电白县,电白自此以县称。从唐到清,电白基本隶属高州。民国属广东南路行政专员公署。新中国成立后,隶属湛江地区。1983 年湛江地区撤销,电白县属茂名市。

以前的电白为山区小邑,“去海百里”,县治所在今高州的长坡。明成化三年(1467 年),因受山贼骚扰,县治迁往神电卫,卫、县同治。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为避日机轰炸,县治迁往霞洞镇。民国三十六年,迁回电城。1950 年 12 月迁往水东。

电白县境秦汉时为百越族人居住,主要为壮、侗、瑶、俚等族。隋唐时,县东、东北及中部地区主要是瑶族、侗族人聚居。西南沿江、沿海一带则主要是俚族、壮族人聚居。电城北部的山兜丁村是 6 世纪女民族英雄、俚人首领冼氏夫人的出生地。唐以后,部分俚、僚、瑶等少数民族与汉人同化,部分向西部迁徙。唐开元后,电白俚人开始有系统、有组织地经雷州南迁海南。瑶、壮、侗族人则向广西迁徙。

汉人最早进入电白的时间和规模,没有见到翔实材料。有资料可考的进入时间是从宋徽宗年间到明末。比较多的人是从福建的莆田、晋江、闽县、福州来的。例如,据《电白县乡土志》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 年),福建杨天锡(道士)率乡民 48 户 24 姓 72 人航海迁居电白县鹞哥寨。

另一比较大规模的移民是神电卫的官兵。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广东都指挥使花茂奏准,在电白县下保宁乡之白石坡建神电卫,以防倭寇。洪武年间(1368—1401 年),驻电白海防的神电卫有兵员 7900 余人。至永乐中,电白县编入军户的有 1000 余户。明代前期实行世袭军户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后改为招募制。明正统中期(1440 年左右),驻神电卫的马兵、步兵都是从外地招募来的,神电卫常去招兵的地方是浙江省,其次是福建省。这些卫兵编成户所驻于神电卫城内外。

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历任官员及其后代。据光绪十三年(1887 年)编《重修电白县志》记载统计,明朝在电白任职的各级官吏共有 295 人,其中没有籍贯记录的

有 50 人。有籍贯记录的 245 人中，本地官员只有 5 人，来自南海、东莞、顺德、新会等地，属今广东籍的有 40 人。剩下均为来自其他省的外籍官员，有 215 人。外地官员中，来自福建、浙江、江西、广西的官员居多，另有部分人来自直隶、顺天、徐州、云南等地。这些官员及家属、仆从以及他们的后代在电白留居繁衍，是电白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

由于电白县长期以来，民族交替、杂居、同化，外来人口异源多流，电白县的方言显得异常复杂。除旧时正外，还有闽、粤、客等多种方言。关于电白县方言，旧县志有所论及，现转引如下：

清光绪十三年《重修电白县志·卷三》：“唐宋以前，壮瑶杂处，语多难辨。前明军卫留居电城，今城中人语曰‘旧时正’；海旁声音近雷琼，曰‘海话’；山中声音近潮嘉，曰‘山话’。”

又民国三十五年《电白新志稿》：

电白语言，比诸他县，较为复杂，确而论之，亦可分为三系：一曰海语系，二曰客语系，三曰越语系。

一、海语系。中国沿海七省，皆有此种语言所分布，其音虽有清浊轻重之不同，而其语根则古今遐迩皆不变，且其日常所言，为各种语言所无者甚伙。而稽诸《春秋左氏传》、《楚辞》、《说文》，若合符契。考其民族，源出于吴楚，后由福建厦门等地，流入潮汕方面，分布于韩江下流一带，复蔓延至惠来、海丰、陆丰，而播散于高、雷、琼、崖沿海各地。

二、客语系。客语又称“哎语”，因其读“我”曰“哎”，故名。钟独佛云：客家之称始于宋，福佬之称始于唐。因其民族有客家之称，故其语言，亦曰客语。考其祖先，源出于古代汉族，其裔本来自河南、湖北间，洎晋永嘉变乱之后，司、兖、豫、雍等州，相继沦陷于五胡外族，被其压逼，乃挈家南渡，相率迁徙于闽赣，此是客家之第一步迁移。及黄巢变乱，直至五代末年，凡八十余载，中原之地，干戈扰攘，民无宁日。而割据福建之王绪，又复暴戾无道，屠杀良民，旋再南迁而至广东东北二部，此是客家第二步之迁移。迨乎宋末，元兵南下，临安陷落，宋室君臣，播迁入粤，客家民族，或被元兵凶暴而移居粤之西南部，或起兵勤王，转战于崖门一带，而至高、雷、钦、廉沿海各地。此是客家第三步之迁移。因其民族来自中原，与土著有主客之别，故称之为“客家”，考其语言亦与古代中原声音符合，故陈兰甫谓客语多隋唐以前古音，章太炎著《岭外三洲语》，亦证明客话词语皆有所本云。

三、越语系。越语亦名“粤语”。广东人自称曰粤人，称其地亦曰粤东。其实越、粤二字，古本通用。《史记》作《南越传》、《东越传》，《汉书》作《南粤传》、《闽粤传》，此其证也。古有百粤之目，粤、越原是一种通用名词，在昔包括地域，北自会稽之东瓯，南至九真交趾之骆越，皆其地也。所以古有于越、扬越、南粤、闽越、骆越种种称号。《春秋》有夷越，《国语》有夔越，《史记》汉通西南夷，以功都为越雋郡，唐有飞越、盘越，明有腾越、平越，可见古代越族在中国南部极为繁衍。广